

“网络文学前沿问题”笔谈(中)

论网络文学的平民化叙事

欧阳友权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互联网的兼容与共享性, 使它以平民姿态向社会公众开启文学话语权, 从而形成了网络文学平民化的叙事模式, 即民间本位的写作立场, 凡俗崇拜的认同范式和感觉撒播的表达视界。

关键词: 网络文学; 平民化叙事; 民间立场; 凡俗崇拜; 感觉撒播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2-0234-05

网络是一个拥有巨大包容性的文化空间, 其平等性、兼容性、自由性和虚拟性使它得以保持平民姿态, 向社会公众特别是文学弱势群体开启话语权。当我们走进一个个文学网站, 扑面而来的是平民化的文学景观, 众多网络写手打造的平民化文学模式, 创造了互联网时代全新的文学叙事学。

一、民间本位: 网络作者的写作立场

文学起于民间, 当是方家共识。“劳者歌其事, 饥者歌其食”的初民诉求是文艺起源的人类学基点。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 文学在走上成熟与精制的同时, 也逐渐脱离大众而将专有的表达技艺演绎成文学的权力话语和文化垄断, 把初民文学的“众声喧哗”转化为象牙塔中的个人吟咏和文人间的应和酬答。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文学以社会责任, 文人道义加诸作家以审美承担, 文学创作和欣赏都成了精英事业和少数人的特权, “创作高台”和“传播壁垒”的双重关卡使文学中的民间审美意识日渐稀薄, 文学离民间、民众和民俗的母体越来越远。

计算机网络的出现迅速改变了精英文学的这一处境, 数字化“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兼容与共享性, 使得文学边缘族群的艺术梦想和社会底层的审美意识终于有了表达和张扬的机缘, 民间话语能以

狂欢化“广场撒播”的方式共享网络媒体的对话平台。不仅如此, 众多的网络文学作者虽然位列知识阶层或中产阶级, 但他们在写作心态上往往秉持民间立场, 坚守黎民本色, 不惮于“街谈巷语”、“乌菟狂夫之议”, 自矜于嬉笑怒骂、“下里巴人”之文, 把一种新民间写作推上网络平台, 使民间本位的自我表达成为网络写作的基本立场。常表现为:

脱冕快慰。本雅明曾说, 传统艺术品注重的是“膜拜价值”(Kultwert), 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注重的是其“展示价值”(Ausstellungswert)^{[1](19)}。网络文学作为电子化复制的典型文类, 其创作动机不在膜拜, 而是出于自我展示和快慰表达。网络作者少以“作家”自居, 甚至贱视这一“冠冕”, 而甘愿做它们的“痞子蔡”、“李寻欢”、“今何在”。网络写手宁财神对“咱们是为了什么而写”的回答是: “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 为写而写, 为了练打字而写, 为了骗取美眉的欢心而写。”^[2]网络是一个大众狂欢的自由广场, 又是一个消解崇高、颠覆神性、贱视权威的世俗世界。与之相适应, 网络文学是“脱冕”的文学, 而不是“加冕”的文学。写作者并不想以此换取功名、忝列“作家”之位, 乃至立言、立德而成“不朽”。因为上网写作不再被视为文人安身立命的方式和文学承担形式, 而只是一种游戏、休闲方式和宣泄、狂欢途径, 它用“另类”的数字化约定破除文学

收稿日期: 2003-12-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ZW006); 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01JA750·11-44043)

作者简介: 欧阳友权(1954-), 男, 湖北石堰人,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文艺理论。

旧制,用“比特”的收放转换褪去文学神圣的光环,并以蛛网勾连的交互式触角拉开文学圣殿尊贵的面纱,让“脱冕”后的文学女神走下神坛,回归民间,与民同乐,形成自由而快意的文学亲和力。这时候,平民百姓的欲望表达公开登台,如巴赫金论及狂欢节活动所说的“以丑角弄人身份亵渎神灵”,假面话语用数字符号沟通贫富、雅俗和高低的对立,让充满欢笑的怪诞、嘲弄、调侃、滑稽、耍贫嘴、假正经,以及各种民俗民间文化来颠覆尊贵和典雅,把传统的文学经典范式和文学价值理念弄得“兜底翻”(inside out)。

讥嘲崇高。彻底的平民姿态,使网络写作对于崇高的东西一般都采取戏弄和讥嘲的态度。许多网络写手常常将大众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名言警句、影视歌词等,翻新为时尚或调侃的噱头,将其纳入新的语境,以制造喜剧性的反讽效果。如有人将广为传唱的《游击队之歌》的歌词戏仿为:“我们都是大美女,每一次点击消灭一颗痴心;我们都是狐狸精,哪管它网恋真不真……”;周星驰《大话西游》中那几句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悲哀的事莫过于此……”,不仅被戏仿为某品牌饮料的电视广告词,在网上更是经常被文学网民在新的语境里予以套用。一些文学网站的“开心一刻”、“随笔小札”、“心有灵犀”、“青青校园”等栏目,类似“美女如此多娇,令无数男人累断了腰”之类的戏仿之作可谓比比皆是。获首届网络原创文学二等奖的小说《我爱上那个坐怀不乱中的女子》,借“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戏仿出一个现代爱情故事,作者写道:

前不久,我们这地方出了一件可以传诸后世的事。一个男人怀抱一个女子,心中却静如止水。有些喜欢猜疑的人说,这个男人过去一定受过伤害,心中的创伤还没有愈合;还有些人说得更难听、更刻薄,居然说人家是一个阳痿不举的废人^{[3](2)}。

戏嘲崇高不是网络文学独有的东西,但由于它契合了网络“脱冕”和“祛魅”的游戏精神,因而一直在网络原创文学中大行其道。

渎圣思维。这是在价值取向上体现民间立场的一种创作理念,是反本质主义的思维表征。巴赫金将其称之为“贬低化”,“亦即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肉体层次,即(大地)和身体层次。”^{[4](118)}这种“贬低化”其实并不含贬义,主要指物质化、世俗化和人间化,是高雅相容于粗俗,精英存形于普泛,神圣

崇高回归到低微和平凡,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都向下转移,以求打破壁垒和特权,把文学连同自由平等观念一道从神坛拉回民间。如先在网上走红又在书市热卖的网络小说《悟空传》,对唐僧与他三个弟子之间的师徒关系就作了“渎圣化”处理,这里完全没有传统小说《西游记》中师傅的威严和徒弟的敬重,也没有师徒共赴危难闯天涯的大义和神圣感,仅存的只有俗世的率性而为与相互敌视。还有如获奖网络小说 flying-max 的《灰锡时代》, Mikko 的《英雄时代》,以及 will 的《网络 CHAT 男性照妖指南》, Jascha 的《网络 CHAT 女性防狼手册》,邢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等,都带有犬儒主义的渎圣色彩。如网络小说《英雄时代》竟将“问题青年”的追悼会挽联写成:

上联:王遥同志永垂不朽。严禁吸烟!

下联:安息吧,朋友! 违者罚款!

而在致悼词时说: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我沉痛地向大家宣布:王遥终于死了! ……

把神圣化作笑谈,将崇高降格为游戏,用喜剧冲淡悲愤,以笑料对抗沉重,这便是网络写手渎圣化思维的常见套路。网络文学天然地隶属俗物,所以从不装扮高尚和伟大,它拒绝高尚和责任,结果必然与传统的价值理念格格不入。网络作家尚爱兰曾说:“那些要求网络文学负起社会责任和更有良心的说法,实在是良好的一厢情愿。你根本不能再要求他们像老舍一样去关心三轮车夫的命运,或者像鲁迅一样去关心民众的前途。……我们没有文化优越感,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生存困境,有足够的热情和机智,有足够的困惑和愤怒,有足够坚强的神经,有足够的敏感去咬合这个时代,有‘泛爱’和‘调侃’这两把顺手的大刀。”^{[5](305-306)}

二、凡俗崇拜:网络写作的认同范式

网络是一个反中心化、非集权性的自由空间,它鄙视权威,消除等级,拒斥英雄情怀和盛气凌人,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在这里都是平起平坐的网民,因而网络写作常常以平民姿态、平常心态写平庸事态。不仅聊天室、BBS 公告版上的文字展露生活原生态时“土”得掉渣、“俗”得可爱,或“庸”得无聊,即使经网关遴选而进入原创文学网站的作品,也常常是弃雅从俗、屈尊随众,用大众化、生活化、平庸

化的姿态和语言,展示普通人最原初、最本色的生活感受,显示出平民的亲力和平凡的亲切感。于是,崇拜平庸而不崇尚尊贵,直逼心旌而不掩饰欲望,虚与委迤和矫揉造作让位于率性率真,鲜活水灵冲淡纯美过滤和理性沉思,便成为网络写作最基本的认同范式。其凡俗崇拜通常表现为:

回归本真。互联网的节点分延使文化的公共空间最大限度地向私人话语敞开,给每个网民以平等发言的机会和“人人都能当作家”的圆梦空间。自由使平凡走向平等,共享让表达回归本真,无名者的鼠标键盘轻松撕开原有文学体制的缺口,拆卸了文学资质认证的门槛,消解了文学发表、传播的所有壁垒和创作的一切范式,开启了“后纸张时代”快乐文学的崭新洞天。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染指文学、发表作品,都可以评价他人和随时被他人评价。大师与无名小辈、智者或庸者可以平等交流,无论是惊世骇俗之作还是陈词滥调之文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文学摆脱了贵族书写,使人品尝到文学归还大众的那份惊喜,感受到平凡者浮出文学地平线的那份傲岸。这个文学普泛化的世界可能只是一个俗人的世界,一个非承担的世界,一个反诗意化的世界,但却是一个尊重个性的世界,一个张扬自由的本真世界,一个坚守民间立场和文学兼容对话的世界。互联网技术把自身的逻辑规则施加给文学后形成的“文学洗牌”,可能导致形而上审美意味的缺失和文化精英立场的“沦陷”,但它关注和描绘芸芸众生本真的生存状态,满足了社会公众交流、创造和表现的欲望,给创作自由和自由创作以彻底的技术支撑和轻松的心灵解放,实现文学的广场狂欢和心灵对话,这又从本体上拓展了文学的发展空间,激发出社会底层的艺术活力,开辟出了文学的新民间时代。

求俗拼接。拼接又称拼贴,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美学特征,在现代绘画、音乐、行为艺术中时有所见。网络写作的拼贴是基于凡俗崇拜的游戏式理念,利用计算机链接和复制技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巧妙地拼贴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带有凡俗色彩的文本。常见的有语词拼贴、语段拼贴、故事拼贴、人物拼贴、意义拼贴等。语词拼贴如:

Girl(女孩)和Boy(男孩),

何必拼命 Study(学习),

不如挣几个 Money(钱),

生个漂亮的 Baby(婴儿),

天天生活 Happy(幸福)。

这是把汉语与英语词汇拼贴在一起,构成一种

陌生化的巧置表达,以实现观念上的脱冕与凡俗。语段拼贴就更多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BBS小说《风中玫瑰》:

爱做梦 张贴于 2000- 01- 21 18: 59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本以为时间能让人忘了一切,

现在看来时间也能让人淹没在一种感觉中。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彼何人哉^{[6](31)}!

在这个帖子中,使用了三种古典诗词的语段或语句加以拼贴,并以此构成意义拼贴,作者拼凑的虽然是典雅的诗词,但表达的却是最世俗的愿望。署名白开水的《东邪西毒之上海宝贝版》^[7],巧妙地把两个不同文本拼贴在一起,用“东邪西毒”的叙述方式来重述“上海宝贝”,两套话语相互借用又相互拆解,组合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反讽效果。还有网络接龙小说、合作小说等,都是典型的拼接作品。

谐谑炫技。网络写作要用短、平、快的方式表现凡俗和平庸,谐谑是吸引网民眼球的有效手段。炫耀谐谑的技巧,展示幽默的智性,巧置诙谐的语言,编织搞笑的噱头,常常能为作品招徕更多的看点,也能为公众的凡俗狡智提供更为诱人的审美张力。痞子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以痞子味的调侃和诙谐表现一个凄婉的网恋故事,李寻欢的《边缘游戏》、《数字英雄》的搞笑煽情,邢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的浪漫和悖谬,宁财神《在路上之金莲冲浪》、《网恋鬼故事系列》、《歪歌瞎唱》等作品的幽默调侃、装神弄鬼,龙吟《智圣东方朔》的“文侠”智慧和东方式幽默,以及 flying-max 的获奖小说《灰锡时代》表现出来的黑色幻想和生存幽默等等,都是网络文学作品谐谑炫技的代表作。笔者曾对文学网站的原创作品作过调查^[8],结果表明,爱情、搞笑和武侠题材位居前三位,其中滑稽搞笑类作品占网络作品总数的17%,谐谑的话语表达已成为网络文学的主要语场和语流。鲁迅说过,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钱钟书先生说,“幽默是思想的放假”。谐谑之语,对于作者是炫技,对于网站是卖点,对于作品是亮点,对于读者则是交流凡俗的媒介和吸引阅读的策略。因为高贵、典雅和崇高的东西是不可以谐谑的,只有以轻松的平民姿态表现生存智慧才需要这个谐谑的话语平台,它是运用谐谑炫技表现平庸崇拜的必然产物。

三、感觉撒播:网络作品的表达视界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写到痞子蔡与轻舞飞扬在网上热恋时有这样的对话:

“呵...痞子...那你想我吗?...”

“A,想;B,当然想;C,不想才怪;D,想死了;E,以上皆是...The answer is E...”

“如何想法呢?...”

“A,望穿秋水不见伊人来;B,长相思,催心肝;C,相思泪,成水灾;D,牛骨骰

子镶红豆——刻骨相思;E,以上皆是...The answer is still E...”

“呵呵...:)”^{[9](88)}

作者采用常见的外语考题多向选择的方式,设计了多种相思的感觉,用贴近真我、直逼本我的“肉身化”(巴赫金语)感觉,全方位地表达了这份“迷失在网络中”的爱情。还有如:“痞子...请继续放吧!...小女子洗鼻恭闻...);“因为你‘娇艳’如花...于是我口水‘欲滴’...”网络的虚拟空间没有“面具焦虑”,立体化撒播感觉成了网络作品常见的表达视界。譬如:

主体分延。网络写作表达人的感觉时,追求的是主体性与非中心化的辩证统一。文学网民一方面利用网络不具现实破坏性的虚拟功能释放激情和冲动,甚至部分地放弃对本我欲望的控制,以求真实地传达生活感受或生命希冀,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的感觉撒播是最具主体性的,是一种贴近人的感性生存本体的主体性,因为它是用一种最无我(虚拟)的手段、最忘我(匿名)的方式表达真我(本色);另一方面网络的非中心化模式又设定了网络写作的感觉分延和感性共享,作者的生命感觉只有“撒播”到互联网上被其他网民所分享、所共鸣、所参与,才能使每一个体在PC机上孤独的撒播演绎成大众话语的“广场狂欢”,最终由蛛网覆盖的网络节点连袂酿造“感觉的盛宴”。为了调解主体性与非中心化的矛盾,网络文学借助数字化电子技术开辟出了两条基本途径:感觉立体化和接纳的参与性。前者用“超媒体”(Hypermedia)方式把文本系统扩展为多媒体数据,即把文字表达与音频(如音乐、音响、对话、话外音等)和视频(如图片、动画、摄像、影视剪辑等)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差不多可以用无限多的方式组合、排列和显现信息的系统”^{[10](202)},使人的各种感

觉器官向艺术审美全方位敞开,将感觉撒播从平面推向立体,从二维推向三维,以求表达得淋漓尽致和恣情快意。后者则用“超文本”(Hypertext)链接方式,使接受者在“人-机”界面上选择自己的感觉契合点,使文本从单线性走向多线性和超线性,形成感觉的共鸣和绵延。超文本以形象化的图标、控制板、菜单和醒目化(highlighted)或加下划线字体等手段,将文本资源以层次或网络方式包装起来,用可视化的窗口呈现给用户,使传统的线性阅读变成多向性自主选择,其图文并茂和动静相宜将能动地激活文本接受者的感觉和兴趣,使其阅读其所想读,充分感受与自己灵犀相通的东西,实现生命感觉的分延和联欢。

互动期待。网络的交互性使网络写作预设了期待互动的前提:发布上网的作品,期待其他网民的认可和反馈。点击率、TOP排行榜和网友的现场评论,永远以“时尚阅读”和“流行品味”鼓动着作者的创作欲望,引领着他的审美选择,从而使网络文学平庸崇拜和感觉撒播获得广泛的调节和认同。而且,网络作者与网文读者常常也是互动和逆反的。读者不仅参与评论,也能介入写作,可以复制和修改网络原创之作,也可以由众多网友联手创作“合作小说”或“接龙小说”。1999年1月,新浪网就曾与《中华工商时报》联合举办过题目为《网上跑过斑点狗》的网络接龙小说创作,“花脸道”网站发起的“花脸道双媒互动小说”(http://www.hualiandao.com/hld/novel/lianzai.htm),“中文网络文学”网站设立的“故事接龙”、“衔接天地”频道,发起《谱写你自己的故事·千年之恋》活动等,都曾红火一时。“榕树下”网站多次发起接龙小说写作,得到众多网友的支持和参与。还有如“亿接龙”、“你你·我我”、“布老虎文学站”等,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互动接龙小说网站。号称“第一部BBS公告版上诞生的网络原创作品”《风中玫瑰》就是由作者和众多网友交互对话展开叙事的,它改变了创作者的角色定位,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身份互换,同时又在这种交互中达成叙事的延伸。网友不断把作品拉向贴近自己感性生存的平庸状态,以感性期待和期待的满足作为是否关注或参与(跟贴)作品的条件,作者的感觉撒播亦便可以在互动性网络空间里遍觅知音,“播”之久远。

短句陈示。网络文学表现凡俗生活离不开生活话语和感性陈述。许多网络作品都是网民生活用语的网上挪移,而生活中的口语大都是简短、直陈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表明,人均每分钟正常呼吸为14—

15次,即60秒内单呼单吸各30次左右。汉语口语表达时的正常语速为每秒3.6字,因此,正常语速下,每句话的最佳字数应为 $3.6 \times 2(\text{秒}) = 7.2$ 字,这样的短句说起来才不会使人感到吃力。网络作品大量采用短句式表达,是与网络的民间话语和所要表现的凡俗世象相吻合的。例如:

真可惜,难得又遇上你。奈何造化弄人,事与愿违。现有俗事缠身,不得不走耳。

只得洒泪而别,抱憾而归,肝肠寸断。

——痞子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我的肺不行了,呼气比进气容易。那只老蚊子临终前说,这是生命即将终结的征兆。我必须说点什么,只是我抓不住思绪。我无法像其它蚊子那样,一代一代地把遗言传递,这空旷的夜里,只剩下我一只蚊子。

——蚊子《蚊子的遗书》

这样的短句,既便于陈示本真的生活状态,使鲜活的感觉不事雕琢而保持纯真,适应网络的话语模式和网民的话语期待;另一方面短句表达动词频率

高,爆发力、穿透力强,可以直指意核,开门见山,便于快速浏览而无需细细品味,这与民间话语的感觉撒播理念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 [1] (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2] 宁财神.度过美丽的夜晚[N].北京:文学报,2000-02-17(1).
- [3] 老谷.我爱上那个坐怀不乱中的女子[A].陈村.网络之星丛书(小说传)[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 [4] 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5] 尚爱兰.网络文学中的“新新情感”[A].榕树下图书工作室.99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C].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 [6] 风中玫瑰.风中玫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7] <http://culture.163.com/edit/001030/001030-42700.htm>, 2003-03-01.
- [8] 欧阳友权.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我国网络文学的现状调查与走势分析[J].三峡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6):5-9.
- [9] 痞子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
- [10] (美)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邻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The discussion of common people narration in the network literature

OUYANG Your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network's compatible and sharing features make the common people's posture open the literature discourse rights to the public, and then form the narration pattern of the network literature's common people, that is, the folk monetary standard's writing position. They have also displayed views of the worldly customs ado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scatter feeling.

Key words: network literature; common people narration; fork position; worldly customs adoration; scatter feeling

[编辑: 颜关明]